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7 冊

李商隱詩用典析疑（上）

吳榮富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商隱詩用典析疑(上)／吳榮富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 97〕

序 2+ 目 4+228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輯：第 7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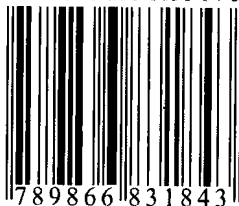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6831-84-3 (精裝)

1. (唐) 李商隱 2. 唐詩 3. 詩評

851.4418

97000376

ISBN 978-986-6831-84-3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輯 第七冊

ISBN：978-986-6831-84-3

李商隱詩用典析疑(上)

作 者 吳榮富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3 月

定 價 第三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序

少時讀李商隱詩，但覺深愛之，而殊不曉其意。大學時作〈仿無題三首〉，張夢機先生南來評鳳凰樹文學獎，以爲「逼肖義山風貌」，許之以才，並勉勵有加。自後持義山詩如參禪焉，唯鈍根太重，茅塞難拔！箋注說解參閱愈多，憤悱益甚，困慮莫紓！乃於博士班入學之初，撰《聖女祠》三首試析，幸蒙國科會獎助。初論聖女與托喻令狐綯無關，更與女道士不倫之戀無涉。且同一聖女也，在義山筆下：有少不更事之諧謔，亦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慨，尤於〈松篁臺殿〉一首，詳辨其乃諷刺而非嫉妒，筆者對義山認知之雛型初具此。

七年來苦思焦慮者，原因之一是：見一般鑑賞類之書，對於李商隱之說解，普遍陳陳相因，未開卷已類能測知其說，頗以爲憾。其次是清朝以來至張爾田之牽強比附太甚，雖已經人修正，然自民初艷情說大興，若非指義山與女冠之戀；則謂其與他人後房姬妾有染，其勢殆至不歸楊，則歸墨。筆者唯自恨才疏，難以爲之反正也。今撰成斯篇，頗反前說，若尚有點滴可取，何敢妄言砥柱！曰洪流頑石可也。唯自忖才識庸下，粗疏是所不免，尚祈大方之家，不吝賜正。

本文之撰，緣於修習羅師宗師宗濤先生之〈詩學專題研究〉，至今有疑則問，先生不憚其煩，如鐘斯應，使筆者隨時去疑解惑，不致橫流佚舟，人師典範，終身深銘五內焉！再者梁師冰枏先生，自大學

時修其《詩經》、《曲選》以至於今，不棄愚鈍，願爲指導教授，時時指瑕匡誤，本文若有可稱，梁師之功不可沒也。復經三位初審委員冒暑審閱，並列舉高見，不厭其詳，今已一一重新審思修正，亦特此致謝！最後當感謝者爲內人張月華，自嫁黔婁，余則初讀碩士，繼而又攻博士，其間幸賴其養兒育女，百事操勞，當此論文最後關頭，又請假助余處理電腦資料，內心感激莫名，茲誌於此，以示不忘焉！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一、李商隱詩成就高而受誣甚	1
二、破舊說關鍵在用典	8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方法	20
一、研究範疇	20
二、研究方法	21
(一) 傳統用典研究之省思	21
(二) 以典故爲穴位，以文本爲經絡	23
1. 尋正穴	23
2. 經外奇穴	32
3. 以文本爲經絡	33
(三) 經絡如網路，以串聯並聯試通阻	43
第二章 用典界說與李商隱之學養	53
第一節 用典之界說	53
一、「用典」溯源	53
二、本文用典之時間限定	56
(一) 先秦之「典」與漢之「典故」	56
(二) 古「用事」論之時間斷限	59
第二節 用事之原始義涵	63
一、「用事」指祭祀之事	64
二、「用事」指執掌政權	65
三、「用事」指當令節氣	66
四、「用事」類同於「用典」	67
第三節 用典與用事之抉擇	71
一、有誤以物類爲事類者	71
二、用典與詠史之差異	74
(一) 班固純詠史之用典	75
1. 詠史的時代性與用典不同	75
2. 就用典層面看詠史	76
(二) 李商隱之用典與純詠史之例	78
(三) 類詠史與用典	85
(四) 用典與懷古	87
第四節 用典之文化意義與統計	91

一、《詩經》「思古」是文化之集體潛意識	91
二、孔子「好古」與「博學」之教育	98
三、文學批評理論之助長	101
四、義山個人學養與「獺祭魚」之疑	110
(一)「獺祭魚」說之可疑	110
(二)楊文公《談苑》考	113
(三)義山之學養	118
五、馮浩注徵引典故統計	123
第三章 從用典穴位刺探幾首〈無題〉與〈聖女祠〉	127
第一節 從古無題到義山〈無題〉	127
第二節 閨門萼綠華與吳王苑內花	130
一、比興派	130
(一)君臣寓言說	130
(二)羈宦不得志之說	132
(三)從秘書省外調弘農尉之感慨	132
(四)爲令狐綯而作	133
(五)以萼綠華比衛公	134
二、艷情說	135
(一)泛指艷情	135
(二)泛指貴家妓席之作	136
(三)指令狐綯家青衣	137
(四)王茂元之姬妾	137
(五)宮女說	138
三、愛情說	138
四、萼綠華與吳王苑內花之身份問題	140
(一)萼綠華之穴位	140
(二)吳王苑內花之身份	142
五、萼綠華與苑內花之串聯	146
六、綵鳳與萼綠華與紫玉	149
第三節 從「蓬山」典串聯看義山生死之戀情	155
一、問題之引出	155
二、「蓬山」典之象徵	157
三、從動機看劉郎是誰	159
(一)劉郎是否爲劉晨	161
(二)劉郎是否指劉徹	163
四、何以說「更隔蓬山一萬重」	165

(一) 何人在做夢	165
(二) 啼難喚者爲誰	166
(三) 義山睡在何處	167
(四) 何以「更隔蓬山一萬重」	171
五、從更隔蓬山一萬重到此去無多路	176
第四節 並聯賈氏宓妃典看春心指標	181
一、舊說回顧	181
二、賈氏窺簾與宓妃留枕之誘因	184
三、金蟾與玉虎之象徵	187
四、義山之年齡問題	191
第五節 循經配穴——從萼綠華診斷三首〈聖女祠〉	194
一、問題之引出	194
二、〈聖女祠〉外在問題	198
(一) 〈聖女祠〉之命題	198
(二) 三首〈聖女祠〉之前後順序問題	201
三、〈聖女祠〉三首之文本析論	203
A 組	204
1. 〈聖女祠〉	204
2. 〈重過聖女祠〉	213
B 組〈聖女祠〉	219
四、小 結	225

下 冊

第四章 神女之原典與化用	229
第一節 神女之原典與複合性	230
一、問題之引出	230
二、從「西南風」轉向看翻用典	233
(一) 由西南風轉向看性別	233
(二) 詩人何以輾轉難眠	236
(三) 莫愁堂中臥何人	239
(四) 複合性之神女	241
(五) 神女生涯是什麼夢	247
第二節 神女典之化用	252
一、雅艷之朝雲形象	252
二、純美之楚女形像	258

三、因事賦形之神女	261
四、西廂式之艷情神女	266
五、外戚之雲雨夢神女	272
六、青樓雲雨夢神女	276
七、寄託式之神女	280
八、巫山夢醒	285
第五章 從用典看義山與女道教徒之糾葛	293
第一節 義山學仙玉陽之心態與事實	293
一、唐朝之道教風氣與義山學仙心態	293
二、義山學仙玉陽東之事實與時間	296
(一) 時間與地點問題	296
(二) 義山詩中「入靜」與「存思」之 影子	301
第二節 義山與女冠之艷情與真相	305
一、問題之引出	305
二、玉陽東之瓊瑤宮考	315
三、華陽洞穴與華陽道觀問題	320
(一) 華師與宋華陽	320
(二) 宋華陽與宋真人	322
(三) 華陽之另一個地名指稱	324
(四) 清都在何處	329
(五) 宋華陽姊妹與宋真人不能比	334
第三節 〈燕臺〉四首之女仙真相	340
一、義山之寫作對象是何人	341
二、〈燕臺〉之〈春〉	344
三、〈燕臺〉之〈夏〉	349
四、〈燕臺〉之〈秋〉	354
五、〈燕臺〉之〈冬〉	360
六、〈燕臺〉詩之荒謬趣味	364
第六章 結 論	369
附錄 馮浩注徵引典故統計表	381
後 記	401
參考書目	40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李商隱詩成就高而受誣甚

李商隱字義山，別號玉谿生、樊南生。生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3年），卒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註1〕。懷州河內人（今河南沁陽）。義山在晚唐詩壇之地位，絕對堪尊為祭酒。雖然在晚唐有三種組合：（一）溫、李並稱、（二）小李、杜之譽、（三）三十六體。然後代每認為在晚唐詩人中，李商隱應是首屈一指之大家。如明代張

〔註1〕 李商隱之生卒年異說甚多，唯近來學術界普遍以馮浩與張爾田二家之言較為可信。二家之差異，依吳調公之《李商隱研究》，分析岑仲勉「仲馮排張」之論，知兩者都以〈上崔華州書〉為依據，而主要爭論點只差是在開成元年十二月，或是在開成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進士放榜之前。在這前後不到兩個月內，因為橫跨一個年度，以是推算李商隱之生年，就有西元812年與813年之異。故吳調公曰：「張說未能進一步證明開成元年十二月上書而非次年正月放榜前上書，是論證不足處，不過岑仲勉也未能提出有力論據以闢張說」。如此說來，實則岑仲勉固不足以駁張爾田，而張爾田亦不足以否定馮浩。吳調公於是提出「扶床」、「記面」之參數，然小孩成長，各別差異甚多，且差距只有短短兩個月，洵亦難做為論據。以是本文仍採馮浩說。

綆曰：「李義山，晚唐之冠也。」〔註2〕陸時雍就七律云：「唐季得此，所謂枇杷晚翠。」〔註3〕清代葉燮就其七絕曰：「李商隱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註4〕田雯更曰：「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爲唐人之冠。」〔註5〕當代如劉大杰之《中國文學發展史》，認爲李商隱是「晚唐的代表詩人」〔註6〕、楊福生在其《唐代律詩賞析》中也說：「李商隱是晚唐詩壇首屈一指的大家。」〔註7〕

蓋溫、李雖並稱於一時，然自五代之後，已每有優劣之評，如《舊唐書·李商隱》云：

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註8〕

依整段之文意，應是說李商隱「文思清麗」，超過溫庭筠，唯辭語模糊。若參看馬永易《實賓錄》曰：

唐李商隱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清麗，視庭筠過之。〔註9〕

兩文幾乎相同，但加一「視」字，則其意明甚。唯此「三十六體」或以爲專指駢文，可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詩五卷，清新纖豔，故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註10〕此說或讀史未明，或其人的確將「三十六體」之詩文等同齊觀。而范溫《潛

〔註2〕見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147頁。

〔註3〕見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上冊，190頁。

〔註4〕見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上冊，298頁。

〔註5〕見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上冊，357頁。

〔註6〕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民國66年5月版，499頁。

〔註7〕見楊福生《唐代律詩析》，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4月，358頁。

〔註8〕見劉昫《舊唐書·文苑下》，第6冊，卷190下，臺北：鼎文書局，5078頁。

〔註9〕見馬永易《實賓錄》卷3〈三十六體〉，《宋詩話全編》第一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4月，680頁。

〔註10〕見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上冊，81頁。

溪詩眼》之見亦類同曰：

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但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註11）

范溫此言，明顯認為溫庭筠、李商隱詩並稱，乃只是俗學膚淺之見，若就詩之「高情遠意」論，則溫飛卿不及義山遠甚。亦不專就駢文而言，至於段成式雖同號三十六體，唯後世則少有推其再與溫、李並比者，偶有之，亦是貶語，如明胡震亨曰：「段成式與溫、李同號三十六體，思龐而貌瘠，故厥聲不揚。」（註12）可知段氏不及兩家遠甚，故以下可不必再提。但是溫、李之比較，則歷代猶不稍歇，如清王士禛曰：「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註13）翁方綱《石洲詩話》亦曰：

微婉頓挫，使人蕩氣迴腸者，李義山也。自劉隨州而後，漸就平坦，無從睹此丰韻。七律則遠合杜陵；五律七絕之妙，則更深探樂府。晚唐自小杜而外，唯有玉溪耳。溫岐、韓偓，何足比哉！（註14）

翁方綱說：「溫岐、韓偓，何足比哉！」便將溫庭筠遠遠拋於義山之後。唯其又曰：「晚唐自小杜而外，唯有玉溪耳。」則是認為晚唐詩可相提並論者，只有「小李杜」而已。以是小李杜二人，歷來洵是評比最難分高下者。如元瑞曾曰：

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溫，溫不如杜。今人於唐，專論格不論才；於近，則專論才不論格，皆中無

〔註11〕見郭少虞《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民國61年4月，405頁。又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22〈西崑體〉，臺北：長安出版社，民國67年10月，148頁。

〔註12〕見胡震亨《唐音癸籤》卷8，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1年7月，75頁。

〔註13〕見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彙編》上冊，《花草蒙拾》語，355頁。

〔註14〕見翁方綱《石洲詩話》卷2，《清詩話續編》中冊，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2年12月，1397～1395頁。

定見而任耳之過也。(註15)

依元瑞就才而論，則以杜牧爲最高，義山反不如溫庭筠。然事實可加以檢驗，且先看杜牧之特色，自《新唐書·杜牧傳》曰：「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註16) 後世大致依之，如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便將之歸爲晚唐豪宕派之宗主。(註17) 葉慶炳的《中國文學史》曰：「七律至杜甫登峰造極，中唐詩人鮮有佳構。逮杜牧、李商隱始重現光輝。」(註18) 張步雲的《唐代詩歌》亦云杜牧之七律與義山皆爲明珠。(註19) 然而以上皆僅就近體而言。若就各體作較全面之考察，顧隨有〈論小李杜〉一文曰：

晚唐兩詩人：李義山、杜牧之。小杜雖不能謂爲大詩人，但確爲一詩人。竊以爲義山優于牧之，余重義山輕杜牧。原因：義山集之五七言、古近體中皆有好詩；杜樊川則只有七律、七絕最高，五律極不成，此其不及義山處，故生輕重分別。義山可謂全才，小杜可謂“半邊俏”。(註20)

顧氏在申論中又曰：「義山各體皆有好詩，小杜只有七言近體好。李總體比小杜好。」(註21) 由此可知顧氏之意，明確認爲義山詩各體均佳，是比較全面性。而杜牧只有七律七絕較高，故最多只是“半邊俏”。以是判定義山優于牧之。余初亦存疑，因略讀小杜集，並細考諸名家之論，發現顧氏批評杜牧之言，前人亦有是見矣。如明朝許學夷《詩源辯體》便有頗多貶杜牧之說，茲摘引數條爲證：

(一) 杜牧才力或優于(許)渾，然奇僻處多出于元和。五七言

〔註15〕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8，76頁。

〔註16〕 見《新唐書》第七冊，臺北：鼎文書局，民國80年5月，5097頁。

〔註17〕 見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76年2月，375頁。

〔註18〕 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2年8月，362頁。

〔註19〕 見張步雲《唐代詩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第2次印刷，449頁。

〔註20〕 見顧隨《詩文叢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29頁。

〔註21〕 見顧隨《詩文叢論》，32頁。

古恣意奇僻，且多失。

(二) 杜牧五言律可採者少，七言〈早雁〉一篇聲氣甚勝，餘尚有二三篇可採，其他怪惡僻澀，遂爲變中之變。

(三) 杜牧七言律僻澀怪惡，其機趣實死，人稱小杜，愧甚。

(四) 楊用修深貶許渾，而謂晚唐律詩，義山而下，唯牧之爲最。〔註22〕

從以上數條資料，用以比對顧隨所謂：「杜樊川則只有七律、七絕最高，五律極不成」，而許學夷謂：「杜牧五言律可採者少」，又云：「杜牧五七言古恣意奇僻，且多失。」兩者見解頗爲相近。因此顧隨判定杜樊川不及李義山，自有其論據。再參看金性堯之《唐詩三百首新注·前言》曰：

其中七絕一卷，杜甫只有一首，李白二首，王維一首，而李商隱佔七首，杜牧佔九首，即小李杜多於大李杜，盛唐讓位於晚唐，雖然杜牧有兩首不很健康，但也打破了「詩必盛唐」的偏見。〔註23〕

金氏在此點出蘅塘退士孫洙與其夫人徐蘭英，在清朝乾隆二十九年合編的《唐詩三百首》，已打破了「詩必盛唐」之偏見。而特別凸顯了杜牧與李商隱，但這僅就七絕一體而言，若就全面觀察，金氏又指出：

在七十七位作者中，以杜甫的作品入選最多，佔第一位，其次是王維、李白、李商隱。把這些詩人作爲重點來突出，那也是恰當的。〔註24〕

就金性堯注的《唐詩三百首新注》檢索之，前四名中，杜甫入選三十五首、王維入選二十九首、李白入選二十八首、李商隱入選二十四首。

〔註22〕 以上四條，見《許學夷詩話》卷30。《明詩話全編》第六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6237頁、6238頁。楊用修之言，又見劉學鍇等編《李商隱資料彙編》，155頁。

〔註23〕 見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臺北：里仁書局，民國70年4月，2頁。

〔註24〕 見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2頁。

李商隱入選詩遠比杜牧入選的總數九首（剛好是其七絕入選之總數），超出十五首之多。

類此情形，尚可參看沈德潛編之《唐詩別裁集》，其書原編於清康熙五十六年，重訂於乾隆二十八年，因此，其真正定稿的年限只不過比孫洙的《唐詩三百首》早一年。今就《唐詩別裁集目錄》檢索，列表如下：

	杜 牧	李商隱
七言古詩	○	一
五言律詩	○	十一
七言律詩	七	二十
五言絕句	一	二
七言絕句	九	十
總 計	十七首	四十四首

由上表，可以看出《唐詩別裁集》選杜牧詩絕律共十七首，而選商隱古今各體詩共四十四首，兩者相差二十七首。^{〔註25〕}不論質與量都大大的勝過杜牧。可見元瑞之說不可信，而顧隨認為義山是全才，勝於樊川之「半邊俏」，洵為定論。

然而以李商隱詩之成就，古來對其詩與其人之批評，其受誣之多，洵古今少有。其所受之誣可分為三大方面：（一）是人格。在前舉晚唐三大家中，杜牧之「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似少有人責難。溫庭筠之「士行塵雜」已見斥於《舊唐書》^{〔註26〕}。而李商隱之「無持操，恃才詭激」，「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註}

〔註25〕見清沈德潛《唐詩別材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月。

〔註26〕見後晉劉昫《舊唐書》第六冊，卷190下，臺北：鼎文書局，5079頁。

〔註27〕見後晉劉昫《舊唐書》第六冊，卷190下，5078頁；《新唐書》第七冊，卷230，臺北：鼎文書局，5790頁。按《舊唐書》云：「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其史筆甚妙，蓋其欲明指責備義山「放利偷

27) 抨擊已甚，然此牽涉政治立場，但看令狐綯與白敏中聯手打擊李德裕至貶死涯州，至使「八百孤寒齊下淚」，則何者為德？何者無行？歷史已有公斷，故不再贅筆。(二)是獺祭魚之誣。自民國六年，胡適之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古典文學一時遭受漫天炮火，「用典」更是箭靶之所在，而李商隱之「獺祭魚」傳說，更是靶中紅心。故江亢虎雖反對胡適之見，亦有「餽飭獺祭，人早懸為厲禁」之言。(註28)然李商隱「獺祭魚」之傳說，見錄於清代以來諸箋注家之附錄。而引為《楊文公談苑》曰：「義山為文，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註29)唯筆者深以為此乃冬烘先生以「重言為真」之謬說，既厚誣義山、亦貶楊億。不知此乃宋朝文同(蘇軾之表兄)形容李堅甫之句，至吳炯《五總志》云是義山，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又本之。清朝薛雪已曰：

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指義山)，不能歷其藩翰，後人以獺祭魚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獺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註30)

此真妙哉問！且不獨有偶，葉燮亦譏刺作詩作文，專為求新事新句而「獺祭魚」者，如「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己物。」(註31)反觀高才如義山、楊億者，皆下筆千言，不能自休，可謂觸興即就，何待獺祭？必也初學晚生，才學兩缺方須靠「獺祭」之力也。(三)是說其與貴

台」之人，乃令狐綯也。以是其立場與角度便值得後人深思。

(註28) 見《五四新文學論戰集彙編》上冊，臺北：長歌出版社，民國64年12月，97頁。

(註29) 上可參看朱鶴齡箋注、程夢星刪補《李義山詩集箋注》，臺北：廣文書局，45頁。朱鶴齡箋注、沈厚垞輯評《李義山詩集》，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5頁。馮浩注《玉谿生詩詳註》附〈詩話〉，臺北：華正書局，729頁。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825頁。屈復《玉谿生詩意》，臺北：正大印書館，25頁。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集》，臺北：里仁書局，727頁等。

(註30) 見薛雪《一瓢詩話》，684頁，丁福保編《清詩話本》，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7年9月。

(註31) 見葉燮《原詩》，606頁。

人姬妾、女道士、宮女、甚至尼姑，皆有不清不白之豔情（詳第三章、第五章），真有令人不敢置信者。蓋義山詩集中固不乏〈和友人戲贈〉、〈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贈歌妓〉、〈代應〉、〈妓席〉、〈宮妓〉、〈百果嘲櫻桃〉、〈櫻桃答〉等豔體，然其題皆已明白標目，故龔鵬程云其爲：「代人啼笑的寫作方式」，因此主張不能作爲義山心事考察之材料。（註 32）然其又以義山代答體之創作方式以概括〈無題〉，亦類《樊南文集》「幾乎全係此類爲人作嫁衣裳的作品。」（註 33）但是否有證據可證〈無題〉亦皆是假擬之做。且義山尚有頗掩飾隱晦之〈有感〉、〈重有感〉等，不知是否亦無心曲與事實可探？何況此類詩之創作心態恐怕與〈無題〉更相類也。因此何者爲是？本文乃思爲之剖析真相，此乃本文撰述之第一動機也。

二、破舊說關鍵在用典

晚唐溫杜之詩，爭議甚鮮，至少不若李商隱詩之眾說紛紜，嘵嘵不休。故讀義山詩一字一句，縱使已了然於心，然又不得不虛心參考諸家箋注。唯有時不參考尚好，一參考反失所主。難怪查初白曰：「後世箋李詩者，未必即是玉溪功臣」。（註 34）而普遍認爲義山好用典故，因此乃有「獺祭魚」之說，而此說竟有人相信，甚至千餘年來少有疑之者，其必非無因也。蓋義山詩之難讀難解，是不爭之事實，如宋朝楊億曰：

至道中偶得玉溪生百餘篇，意甚愛之，而未得其詩之深趣。

〔註 32〕 見龔鵬程〈論李商隱的桃詩〉《文學批評的視野》，臺北：大安出版社，民國 79 年 1 月，202、203 頁。

〔註 33〕 龔鵬程又曰：「以無題諸作來說，哀感頑豔，注家用破工夫，努力鑽研它跟義山生平的關係；但一來〈代贈〉〈代應〉之類作品亦多芬芳悱惻之辭，二來葉蔥奇也說過：『代應猶言代答，仍是無題一類』。」其中難保沒有是代作以致無題的。〈論李商隱的桃詩〉《文學批評的視野》，201、202 頁。

〔註 34〕 見《遺山集》卷 11，《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上冊，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9 年 12 月，525 頁。